



废名

著

【桥·桃园】

..... 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桥·桃园/废名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6. 8
(现代作家精选本. 第2辑/吴福辉, 陈子善主编)
ISBN 7-309-05056-8

I. 桥... II. 废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0563 号

桥·桃园

著 者 废 名
主 编 吴福辉 陈子善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86-21-65642857(门市零售)

86-21-65118853(团体订购) 86-21-65109143(外埠邮购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责任编辑 姜 华
特约编辑 吴文娟
设 计 陈 楠
总 编 辑 高若海
出 品 人 贺圣遂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9 插页 3
字 数 194 千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-12 000

书 号 ISBN 7-309-05056-8/I·353
定 价 19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导 言

把废名(冯文炳)选进这套带点普及意味的现代作家精品集,实在是一种冒险。废名,自然够得上一个“精”字,但他又是出了名的难读的作家。周作人当年作为师辈最早对他表示赏识:北京大学英文系一毕业,便推荐他留校在中文系任教;所出的书,有一本算一本,《竹林的故事》、《桃园》、《枣》、《桥》、《莫须有先生传》,一律都是周作人写的序跋。周作人在序跋中承认:“废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来很被人称为晦涩。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,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”。但周认为,“晦涩”的原因实有两种,一是“思想之深奥或混乱”,一是“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”,废名正属于后者。而对于后者,周认为是代表了一种文体发展的“趋势”的。(见《〈枣〉和〈桥〉的序》)究竟“趋势论”的说法有多少道理,因不在本文论题之内姑且略去不讲。既然是文体造成的难读,那自然是可以作为多元之一元存在的。如果说废名的文体太“先锋”了,那么,20世纪的“先锋文学”到了21世纪的今天,有没有逐步被大家接受的可能呢?只要这个文体的试验是有支持力的,是有“五四”与“传统”作为双重渊源的。说到底,毕竟人们的阅读习惯既需要迁就、迎合,也需要培育、提升呵。

实际上,自废名一出现,历来的评论家就曾给予好评。赞



美词语之多，之超前，比说他难懂更有过之无不及。如刘西渭（李健吾）便说：“我每次想到废名先生，一个那样和广大读者无缘的小说作家，我问自己，是否真就和海岛一样孤绝。”“有的是比他通俗的，伟大的，生动的，新颖而且时髦的，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。凡他写出来的，多是他自己的。他真正在创造”。（《〈画梦录〉——何其芳先生作》）鹤西曾说过：“一本小说而这样写，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。”（《读〈桥〉与〈莫须有先生传〉》）而朱光潜竟赞废名的《桥》道：“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，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。”“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。”（《桥》）从“创造”、“创格”和“特创”这些用词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同时代人如何将他看成一个奇特的存在。说起奇特，废名其人面相便奇，看照片正是“额如螳螂，相貌奇古”（周作人语）。行事独来独往，信禅、打坐、发功，在北大与同乡熊十力论佛谁也说服不了谁竟至于扭打，一时传为笑谈。废名本质上是个诗人，但也写散文小说。假若在过去斗争的年代，一部分人可能无心来细细阅读废名的文章的话，到了现在和平的时代，我们应该有耐心来看看他究竟为中国文学创造些什么了吧。

因为本书体例上的限制，只选了废名的小说。他的小说非同一般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初用本名“冯文炳”发表《竹林的故事》等的那个时期（自1926年后始用笔名“废名”），相对来说，他的以家乡淳朴的人物为蓝本所写的短篇小说，一般还不难理解。废名出生在湖北黄梅县城关小南门内一个三代同堂的殷实人家。城外离家如此之近，从小这些山青水秀和秀水青山养育的人物就注入了他的胸中，成为他全部文学的出发地和归宿。仁慈勤劳而被流言击伤的洗衣妇（《浣衣母》）、唱木头戏为生而爱门前柳树的老爹（《河上柳》）、种菜打鱼之家出来的文

静美丽少女三姑娘(《竹林的故事》)、相依为命的种桃父女(《桃园》)、采菱角的聋子长工(《菱荡》)等等,构成了他最初的“乡土世界”。这时候他小说的人物性格尤其是命运,是清晰的,只是以后发展到极致的冲淡的、宁静的抒情风格,已经显露无遗。废名的意义,当时表现为对写实的“乡土小说”的冲击,也是对鲁迅开创的“乡土文学”的补充。化外的田园风光,加上凄美的情调,影响深远。以至于后来的沈从文、汪曾祺说起受到废名的影响来,举出的例子都不是《桥》,不是《莫须有先生传》,反是这一批二十年代的作品。

《桥》和《莫须有先生传》、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都是三十年代他没有写完的长篇诗化小说。称诗化小说,可以有别于早期的抒情体。这是他的代表作,难读晦涩的正是它们。就是他自称的用写唐人绝句的办法来写的小说:没有了故事,甚至没有了刻痕清晰的人物性格,有的只是充满诗境、画意、禅趣的一个个场景,是由场景的颗颗珍珠串联起的流光溢彩的小说项链。《桥》写了十年,才完成第一卷的上下篇和第二卷的个别章节,好在是片断性的结构,随时都可以起笔,也随时可以终止。一般认为,第一卷的上篇写故乡山水、小林与琴子两小无猜的情趣最是神来之笔。到十年后长大,下篇小林从外面读书后转回,琴子之外插入表妹细竹,一直到第二卷,都是三人游玩,故事越来越淡,场景的象征、隐喻意义越来越神秘难解。我们能感受到的是:私塾读书的枯燥和玩耍的欢乐,童男女习字、玩灯影、看鬼火的情趣,少女棕榈树下梳头的诗意,唱命画、送牛定亲、送路灯等民俗,落日、浣衣、观夜花等景象,真是诗一样的田园牧歌画面。这里的禅意可能不是每一个读者所能领悟,但单纯的宁静的生命跃动,文字的喻象之美,意念的跳跃和留



空白的笔意运用,是细心读的人总能够领略一二的。“莫须有先生”的系列,“下乡”是在废名数次卜居北京西山乡间经历的基础上杜撰的自传体小说。这是中国的堂·吉珂德在乡村的遭遇,貌似流水账一般的记述,却是“笔下放肆”(卞之琳语),加入了荒诞与讽刺。“坐飞机”是抗战回乡避乱的经验,也是自传性质。他抗战复员回北京真的坐了飞机。这里增加了一些实在的内容。不过如按周作人读“莫须有先生”的心得来讲,事情又复杂了。先是读完了要写序,居然几天写不出,“摊开纸笔,亦殊茫然”;后来写是写了,写的是此作“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,情生文,文生情”;再隔若干天重读一遍,突然大彻大悟此书为“语录”,为“言行录”,“语录中的语可得而批评之,语录中的心境——‘禅’岂可批评哉”(均周作人语)。这又归入难解一路。如是多义,则不妨说任谁都可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与知识体系加以阐释。一个废名,可以有一百种阐释了。

本书只选小说,其实废名的诗歌、散文与小说都是一体。尤其是《桥》,经常被选入各种散文集子。短篇选自各集。《桥》的版本我参用了吴晓东细读此长篇所出版的专著《镜花水月的世界》,那里第一次刊登了第二卷已经发表的各节。《莫须有先生下乡》选自《莫须有先生传》,《莫须有先生教国语》则选自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。听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正在编废名的全集,编得很细,也就编得慢。北方谚语云,“后后有席”,“好饭不怕晚”,等待不是没有补偿的。相信包含了废名全部已发表稿和未刊稿的全集,一定会提供后人真实了解到一个完整的废名,了解他一生将现代文学“中国化”的持续的、不管不顾的努力。

吴福辉

2006年5月1日“劳动”至零时2分于京城小石居

目 录

1	导言/吴福辉
1	桥
	第一卷 上篇
1	第一回
2	金银花
5	史家庄
6	井
8	落日
11	洲
13	猫
15	万寿宫
17	闹学
19	芭茅
22	狮子的影子
26	“送牛”
29	“松树脚下”
32	习字
35	花
38	“送路灯”



41	瞳人
43	碑
	第一卷 下篇
48	“第一的哭处”
49	“且听下回分解”
50	灯
53	日记
55	棕榈
58	沙滩
62	杨柳
66	黄昏
69	灯笼
72	清明
76	路上
80	茶铺
84	花红山
88	箫
90	诗
93	天井
96	今天下雨

100	桥
104	八丈亭
105	枫树
110	梨花白
113	树
116	塔
120	故事
123	桃林
	第二卷
129	水上
136	钥匙
143	窗
148	荷叶
155	无题
160	行路
170	萤火
179	牵牛花
189	莫须有先生下乡
196	莫须有先生教国语



212	浣衣母
220	竹林的故事
227	河上柳
231	桃园
239	菱荡
244	毛儿的爸爸
253	四火
271	文公庙

桥

第一卷 上篇

第一回

我在展开我的故事之前，总很喜欢的想起了别的一个小故事。这故事，出自远方的一个海国。一个乡村，深夜失火，一个十二岁的小孩，睡梦中被他的母亲喊醒，叫他跟着使女一路到他的叔父家躲避去，并且叮咛使女立刻又要让他好好的睡，否则明天他会不舒服的。使女牵着孩子走，小孩的母亲又从后面追来了，另外一个小姑娘也要跟他们去。

这个小姑娘，她的父亲只有她这一个孩子，他正在奔忙救火，要从窗户当中搬出他的家具。

于是他们三人走，到了要到的所在。这个地方正好望得见火，他们就靠近窗户往那里望，这真是他们永远忘记不了的一个景致，远远的海同山都映照出来了，要不是天上的星简直天已经亮了哩。

这个男孩子，与其说他不安，倒不如说他乐得有这一遭，简直喜欢得出奇。但是，那个小姑娘，她的心痛楚了，她有一个



doll,她不知道她把她放在哪一个角落里,倘若火烧进了她的家,她的 doll 将怎么样呢?有谁救她没有呢?

小姑娘开始哭了,孩子他也不能再睡了,她的哭使得他不安。

人家都去睡了。孩子他爬起来,对他的小邻家说道:

“我去拿你的 doll。”

他轻轻的走,这时火已经快要灭了,一会儿他走到小姑娘的门口,伸手向小姑娘的爸爸道:

“亚斯巴斯的 doll!”

亚斯巴斯的父亲正在那里搬东西,吃惊不小,荷包里掏出亚斯巴斯的 doll 给了他,而且叫他赶快的走了。

这个故事算是完了。那位著者,最后这么的赞叹一句:这两个孩子,现在在这个村里是一对佳偶了。我的故事,有趣得很,与这有差不多的地方,开始是掐花。

金银花

小林放午学回来,见了饭还没有熟,跑到“城外”去玩。这是东城外,离家只拐一两个弯就到了,小林的口里叫城外。他平常不在家,在“祠堂”,他们的学馆,不在祠堂那多半是在城外了。

初夏天气,日光之下现得额上一颗颗的汗珠,这招引一般洗衣的妇人,就算不认识他也要眼巴巴的望着他笑。

这时洗衣的渐渐都回去了。小林在那河边站了一会,忽然他在桥上了,一两声捣衣的声响轻轻的送他到对岸坝子树林里去了。

坝上也很少行人，吱唔吱唔的蝉的声音，正同树叶子一样，那么密，把这小小一个人儿藏起来了。他一步一探的走，仿佛倾听什么，不，没有听，是往树上看。

这样他也不知道他走了多远。

前面一匹黑狗，——小林止步了。他哪里会怕狗？然而实在有点怕，回了一回头，——你看，俨然是走进了一条深巷子！他一个人！

其实他已经快要穿过了这树林，他的心立刻随着眼睛放开了——

一边也是河，河却不紧挨着坝，中间隔了一片草地，一边是满坂的庄稼。

草地上有一位“奶奶”带着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放牛。

她们望着小林哩，还低声的讲些什么。小林看牛，好一匹黄牛，它的背上集着一只八哥儿。翻着翅膀跳。但他不敢下去，截然的一转身，“回去。”回头走不过十步——

“呀！”

抬起头来稀罕一声了。

一棵树，不同那密林相连，独立，就在道旁，满树缠的是金银花。他真不知怎样的高兴，他最喜欢金银花。

树是高高的，但好像一个拐棍，近地的部分盘错着，他爬得上去。他爬，一直到伸手恰够那花藤，而藤子，只要捉住了，牵拢来一大串。一面牵藤子，一面又抹汗。

树上的花不形得少了，依然黄的，白的，绿叶之中，古干之周，小林的手上却多得无可奈何，沿着颈圈儿挂。忽然他动也不动的坐住——

树脚下是那放牛的小姑娘。



暂时间两双黑眼睛猫一般的相对。

下得树来，理出一串花，伸到小姑娘面前——

“给你。”

“琴儿，谢谢。”

那位奶奶也走上坝来了。

“哥儿，——你姓程是不是？今年——十二岁了罢，吃过饭没有呢？”

“我还没有吃饭，放学回来我出来玩。”

“那么到我们家里去吃饭好不好呢？”

“你家在哪里呢？”

“那坂里就是，——哈哈。”

小林的手已经给这位奶奶握住了。他本是那样大方，无论什么生人马上可以成为熟友。金银花绕得他很好看，他简直忘记了。

琴儿一手也牵祖母，那手是小林给她的花，两人惊讶而偷偷的相觑。奶奶俯视着笑，朦胧的眼里似乎又有泪……

这是两个孤儿，而琴儿，母亲也没有了。

“同你的父亲一般模样，你那父亲，当年总是……”

听得见的却是：

“哥儿，你叫什么呢？”

“我叫程小林。”

“那么，琴儿，叫小林哥哥，小林哥哥比你大两岁。小林哥哥，你叫琴子妹妹罢。”

“琴子妹妹。”

小林就这么叫。立刻他又回转头去把草地上的牛望一下——

“你的牛没有人看哩。”

“不要紧的。”

琴子妹妹说。

这样他们下坂走进那绿油油的一片稻田上一簇瓦屋。

史家庄

小林每碰到一个生地方，他的精神，同他的眼睛一样，新鲜得现射一种光芒。无论这是一间茅棚，好比下乡“做清明”，走进茶铺休歇，他也不住的搜寻，一条板凳、一根烟管，甚至牛屎黏搭的土墙，都给他神秘的欢喜。现在这一座村庄，几十步之外，望见白垛青墙，三面是大树包围，树叶子那么一层一层的绿，疑心有无限的故事藏在里面，露出来的高枝，更如对了鸱鹰的脚爪，阴森得攫人。瓦，墨一般的黑，仰对碧蓝深空。

没有堤防，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！好白的水光。团团的小叶也真有趣。芋头，小林吃过，芋头的叶子长大了他也看见过，而这，好像许许多多的孩子赤脚站在水里。

迎面来了一个黑皮汉子，跟着的正是坝上遇见的那匹黑狗。汉子笑闭了眼睛，嘴巴却张得那么大。先开言的是牵他的奶奶：

“三哑叔，我们家来了新客。”

“哈哈，新客，这么一个好新客。”

“街上的小林哥儿。”

“小林哥儿？——金银花。跑到我们坝上来掐花？”

“我自己上树掐的。”

“琴儿也是哥儿给的。”

“哈哈。”



那狗也表示它的欢迎，尾巴只管摇。小林指着芋田问：

“这是吃的芋头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吃的芋头，都是我栽的，——认得我三哑叔吗？”

三哑叔蹲下去对了他的眼睛看，又站起来，嘴巴还是张得那么大，奶奶嘱咐他几句话，他走了。走了他回头望，忽然一声喊，比一个手势——

“奶奶，我在河里摸了这么长一条鲫鱼哩。”

“那好极了，款待哥儿。”

这时小林站住，呆呆的望着这位奶奶。

奶奶也立刻站住，但她不能知道小林心上这陡起的念头——

“奶奶，我的妈妈要寻我吃饭。”

到了小林说出口，奶奶笑哈哈的解释他听了，刚才三哑是去牵牛，已经嘱咐了他，叫他先进城去，到东门火神庙那块打听姓程的，见了那家主母，说小林哥儿被史家庄的奶奶留住，晚上就打发人送回的。这原不是唐突的事，素来是相识，妇人家没有来往罢了。

奶奶的笑里又有泪哩，又牵着两个孩子走。

绕一道石铺的路，跨上台阶，便是史家奶奶的大门。

井

小林家所在的地方叫做“后街”。后街者，以别于市肆。在这里都是“住家人”，其不同乎乡村，只不过没有种田，有种园的。

从他家出来，绕一两户人家，是一块坦。就在这坦的一隅，

一口井。小林放学回来，他的姐姐正往井沿洗菜，他连忙跑近去，取水在他是怎样欢喜的事！替姐姐拉绳子。深深的，圆圆的水面，映出姊弟两个，连姐姐的头发也看得清楚。姐姐暂时真在看，而他把吊桶使劲一撞——影子随着水摇个不住了。

姐姐提了水蹲在一旁洗菜，小林又抱着井石朝井底尽尽的望，一面还故意讲话，逗引回声。姐姐道：

“小林，我说问你——”

“问我什么？”

他掉转头了。

“你把我的扇子画得像什么样子？我又没有叫你画。”

“画得不像吗？”

“像——像一堆石头！”

“我是画石头哩。真的，我是画石头。”

说着窘。姐姐笑了。

“人家都说我的父亲会画画，我看父亲画的都是石头，我也画石头。”

“你的石头是这地下的石头，不是画上的石头。”

“那么——它会把你的扇子压破！”

笑着跑了。姐姐菜已经洗完了，他提了菜篮。

母亲付着他快要回来，在院子里候他，见了他，却道：

“怎么今天放学放得早？”

“我怕是饭没有熟罢——放得早！”

姐姐也已经进来了。

“拿来妈妈看，姐姐说我的石头是地下的石头！——石头不是地下的那还有天上的？”

“什么石头，这么争？”